

蒋胜男作品

凤翔九天

政治倾轧中的大宋女主

章献皇后刘娥传

【上卷】凤潜花荫

远方出版社

鳳翔九天

【上卷】凤潜花荫

章献皇后刘娥传

政治倾轧中的大宋女主

蒋胜男◎著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霸九天.上:政治倾轧中的大宋女主 / 蒋胜男著.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7.1

ISBN 7-80723-185-8

I. 凤... II. 蒋...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1680 号

凤霸九天:政治倾轧中的大宋女主(上)

蒋胜男 著

责任编辑 张 宇

特约监制 李耀辉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特约编辑 王冷阳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729 千字

印 张 42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185-8

定 价 49.60 元(上下卷)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鳳天霸

◎ 目 录

第一章 蜀道行 / 3

刘娥叹了一口气,说:“为什么我是个女娃儿呢?我要是个男娃儿就好了。那样,我就可以和龚美哥哥一起,跟着王大哥他们去跑茶。现在龚美哥哥为了照顾我,不能跟你们走,得带我到京城去找活路。”

第二章 金匱之盟 / 10

那一个傍晚,赵光义于血流成河的战场中,见到长子从残阳中领一队兵马向他奔来时,一个在他心中已久的念头,终于彻底变成了决心。

第三章 鼗鼓佳人 / 29

正说着,忽然一声鼗鼓轻响,银铃轻扬,立刻将所有人的眼光都吸引到台上去了。

却见一个白衣少女随着鼗鼓银铃的乐声飞旋而出,然后立于场中,元休只觉得眼前一亮,似今天所有的光亮都集中在她一人身上了。

第四章 西夏之乱 / 42

太祖以国士相待,赵普以国士相报,只要对国家有利,逆龙鳞拂乌纱尽心力不惜一死。当今以臣下相待,他也只能做一个恭敬的臣下,如果皇帝听不见他的意见,他纵然把血呕出来,又有什么用呢?

第五章 辽后萧绰 / 52

萧绰含笑叫着皇帝的小名,拉着他的手来到韩德让面



鳳翔

前，吩咐道：“文殊奴，跪下去向你的相父行礼，从今天起，你要像尊敬父亲一样地尊敬他、听从他的教导，才能保得大辽江山的稳固。”

第六章 王妃潘氏 / 61

潘妃笑道：“我年幼识浅，府中的事，全要仰仗妈妈帮忙，妈妈可不能就此搁手了呀。”顺手取过银包道，“这里五百两银子，妈妈拿着赏人喝茶吧。只当我一点心意，妈妈若是不收，就是不打算疼我了。”

第七章 秦王之死 / 72

群臣一起跪地求官家保重龙体，太宗慢慢地平静下来，追思前事。赵廷美虽是有罪之人，但此时既然斯人已去，便一概不予追究了，于是下旨赵廷美依旧恢复秦王之爵，其子女也召回京城，一应旧爵封号皆尽恢复。只是皇子皇女的称号，不再恢复。

第八章 大火东宫 / 89

在东宫最华美的日辉堂，楚王赵元佐将最后一根烛火扔了下去，在众人的惊呼声中，他孤独的身影在火光中一动不动地站着。

第九章 许王元僖 / 101

那天，他的海东青飞进了元佐的后花园中。

生死祸福，在此一举。然而这一次的赌注，他赢了。

他赢得了父亲，赢得了皇储之位，赢得了天下。

所以，他不能放松，他要抓住这倾尽生死搏来的机会，来让父皇、让群臣、让天下看一看，大宋最出色的皇子，不是赵元佐，而是他赵元僖。

鳳天霸

第十章 九重風雷 / 111

当她抬起头来,相似的不仅仅是那同为蜀女的娇音丽容,更是那倔犟决绝的眼神,像火一般的炽热,竟让他觉得害怕、想逃离这双眼睛。多年来帝王生涯养成的气势,竟也不能抵御那双眼睛的魔咒。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逃避、选择了扼杀!

第十一章 耿耿长恨 / 122

元休紧紧地抱着刘娥,只觉得用尽自己的体温,也无法温暖怀中的身体,反而那身体的冰冷,却是一点一滴地传到自己的身上来,只觉得心中也是一片冰冷。

第十二章 大将潘美 / 134

那一日,潘美与曹彬在夕阳古道上相逢时,西风瑟瑟,他们都看到彼此头上新生的华发。
将军已老,白头相对,不胜萧瑟。

第十三章 潘妃之死 / 143

元侃紧紧地抱住了她,轻吻着她脸上的泪水,连声道:
“会不会,我绝不会负了小娥!你若不放心,我可对天盟誓。我赵元侃,以大宋王朝襄王之尊,以我身上流着的帝王血统发誓——今生今世,我只爱刘娥一人,至死不变。如有违背,天诛地灭!”

第十四章 吴越王孙 / 149

“等待,忍耐!”钱惟演看着她道,“而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你要保护好自己,不能让襄王去触怒官家,不能因此而让你被发现。帮助襄王,去得到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



鳳翔天

第十五章 许王之死 / 163

宋后的声音凄厉,如同鬼啼:“德昭死了,德芳死了,我纵死黄泉,也难见先帝呀!”她的声音忽然低沉了下来,看着太宗招了招手,诡异地道,“你知道元佐为什么会疯了吗?元佑为什么死得这般离奇吗?我知道呢……”

第十六章 灵前杀姬 / 176

这世上任何事情你只要深挖下去,这朝廷官场竟是没有人不牵涉到的。他掀开了一个盖子想看清楚里面的东西,却发现里面是无底的黑洞。他现在需要努力的,不再是如何挖掘这个黑洞有多深,而是要如何把这盖子盖回去。

第十七章 蜀中之乱 / 187

王小波直直地看着前面,轻声道:“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这便是当日青城起义,他在天下人面前宣布的话。

第十八章 天子之誓 / 201

天底下有什么能比心爱的女人用全心全意崇拜的眼神更能激励一个男人的雄心呢?刹那间元侃的眼中,发出王者的自信和霸气来,他缓缓地道:“我,赵元侃,以大宋未来天子的名义起誓……”

第十九章 立储大典 / 215

京城百姓,受恩尤重。多年来,中原久历战乱,现在活着的人们,耳中听得都是父祖辈如何在动乱年间挣扎求生的事。

第二十章 吕端保驾 / 233

赵恒停了一会儿,才小心翼翼地道:“人言吕端为人

鳳天翔

糊涂……”

太宗微微一笑，笑容中仿佛藏了无穷的神秘，他缓缓地道：“吕端大事不糊涂。”

第二十一章 真宗登基 / 249

刘娥用力裹紧身上的披风，轻吁了一口气，仰首望天：“是啊，这官里的夜风，真是很冷，很冷！”

第二十二章 后宫同盟 / 260

杨媛缓缓地道：“官中不比王府，如今官家自己做主了，自然不必买太后的面子，而我却得为自己找一条安身之道。这么多年的同一屋檐下相处，我太了解皇后了，也不过是杜氏曹氏这样无知的丫头才不知道，在皇后身上下工夫，都无异于与虎谋皮。那刘美人，我虽然是第一次见到她，可是她旧日在王府中的事，我却是依稀听过。皇后对她如临大敌，恰恰是告诉我，只有她足堪做皇后的对手。”

第二十三章 移宫风波 / 271

李太后冷笑一声：“你们两个都是聪明的孩子，我告诉你们我这一生的教训：在官里，什么君恩哪荣宠哪位分哪，都是虚的，唯独自己有一个儿子，那才是实实在在的一辈子的依靠！”

第二十四章 皇后郭氏 / 282

梁夫人轻叹一声：“娘娘天资聪慧，自幼言行举止便十分稳妥，连老身都不由感叹。此时老身听得娘娘的语气中，虽说为此烦恼，心中却已经有了主张吧！”

郭后微微一笑：“知我者母亲也！”



鳳天霸

第二十五章 遂城之战 / 296

从雍熙三年到如今的咸平二年,从陈家谷到遂城,杨延朗十四年里的每一刻,都是在为了今天而期盼、准备着。

他当然不会退,他也不能退。上天把萧太后这样一个对手送到了他面前,他如果退了,也许他的人生中,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第二十六章 重阳封妃 / 308

刘娥站在琼林苑中,站在真宗的身边,看着眼前向自己跪倒的文武百官,听着耳中山呼千岁之声,只觉得一股热气冲上眼帘,眼前像是一片朦胧,整个人像是踩在云里似的,一阵阵晕眩得好像是在梦中。真的有这么一天吗?真的有这么一天,再也没有死亡的阴影、分离的忧虑,再也没有恐惧、羞愧……她能够与三郎两人肩并肩站在阳光下,接受天下的朝贺、百官的欢呼!

第二十七章 皇后之子 / 319

郭后直听得心中阵阵抽紧,觉得怀中的玄祐浑身冰冷,用力抱住了玄祐哭道:“祐儿,是母后的错,母后下次再也不逼你了,再也不逼你了……”



鳳 天 霸

上
卷

凤
潜
花
荫



第一章 蜀道行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西蜀之地，自古便是天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天府之国，锦官之城，自古繁华。

可是自五代起，此处兵战交加，百姓不安。

大宋立国多年，西蜀之地，反而更见艰难。只见这蜀山栈道之上，扶老携幼，尽是外逃的百姓。

山道崎岖难行，走不多时，就有人“哗啦”一下，脚底一滑，紧接着就是一声凄厉惨叫，只见一道人影掉下了万丈深渊之中。

人群中发出阵阵叹息，却无人停下脚步，也无人过去看一下那哀哀恸哭的亡者家属。一路逃难过来，一路不断地看到死亡，人的心，也渐渐变得麻木了。

这时候，后面山道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众人回头望去，却见一行大汉走来，一个个甚是彪悍，但见他们大多数挑着担子，前后有几个人，手执兵器在周围护卫。看他们的脚步，应是担子极为沉重，可是他们在这山道上却健步如飞。

大家不由让开了一条道。有明白的人，就知道这是蜀中贩私茶的茶贩子，他们挑的都是蜀中特产的茶砖。自朝廷设立博买务后，茶叶由博买务进行专买专卖。蜀中种茶者十有七八，博买务收购不了这么多茶叶，茶叶的收价被压得极低，可是出蜀之后，蜀茶却是极抢手的货物，只因蜀道艰难，因此价格也高。若是有人走乡串户，收购茶叶带到中原去贩卖，利润便极为可观，因此虽然蜀道艰难，官府禁止，仍有茶贩结成团伙，贩茶出蜀。

茶贩子要在官府手中抢一口饭吃，自然是极凶险的事，因此茶贩出动，多则

几十人，少则也有七八人，蜀中青城武风本就强盛，这些茶贩子也大多会些武功，在山道上走，行动极快。翻山越岭，走的都是小径，偷运些茶叶出去，虽然也有被抓或逃跑中掉下千里栈道而摔死的，但只要不被抓到，所得利润倒也能养家糊口。

众人见他们来势极快，急急让开一条道，让他们茶担通过，免得被他们撞到，非死即伤。

只是这人群中老的老小的小，未免行动不是很快捷，一个老妇人退得急了，忽然摔倒在地，一个女童忙扑上来，哭叫道：“婆婆——”忽然抬头见一个彪形大汉已经站在面前，吓得呆住了。

却见一个少年敏捷地扑上来，左手迅速拉开那女童，右手已将那老妇人一把拖起退后。那为首的茶贩子看了这少年一眼，“嗯”了一声，只是行程匆匆，也无暇说什么，就带着人走了。

等到那批大汉走远了，众人才又继续上路。

那少年扶着老妇人，问道：“老婆婆，您没事吧？”

那老妇人却半蹲在地上，咳嗽不止。那女童吓得直哭：“婆婆，婆婆，你怎么了？”

那老妇人咳了好一会儿，才喘过气来，看着那少年，感激地道：“小哥，刚才真是谢谢你了。”

那少年笑道：“婆婆，您快别这么说了，都是逃难的人。”

老妇人仔细看着他，点头道：“都是逃难的人，也难得小哥这么好心肠的人。你叫什么名字？还有什么亲人？”

那少年收了笑容，道：“我叫龚美，本来是跟着师父一起学铸银手艺的。后来生计艰难，师父说他有个同门师弟在京城过得不错，就带我一起去京城投奔他。可上个月师父得了一场风寒，就去世了。我无处可去，只好跟着大家往外逃。”

老妇人点了点头：“是啊，这日子一天比一天不好过了，也只有逃到山外，或许能活下去。小娥，过来谢谢你龚美哥哥，刚才要不是他，婆婆这条老命就送了。”

龚美看着这老妇人，似是病得不轻，再看那女童也是面黄肌瘦的，实在是老的太老，小的又太小，这般乱世，如何生存得下去？上一步扶住老妇人道：“阿婆，我扶着你走吧！”

那老妇人感激地道：“谢谢你了，龚小哥。”

就这样，一行三人，在逃难的人群中，走走停停，向东而去。

走了三日，来到广元县附近，忽然下起大雨来，一行人无处可躲，匆忙地跑了许久，忽然看见前面一间大寺庙，忙冲了进去。



连年灾荒弄得十室九空，这间寺庙建筑宏伟，看来以前也是香火鼎盛，如今却成了一间空庙，只是建筑牢固，看上去倒也还有几分气派。

龚美扶着刘婆婆进来时，庙里已经有好几批人在躲雨了。龚美忙找了殿角一处还算干爽的地面，先让刘婆婆躺下来，那女童刘娥虽然怯怯地跟在身后，却也伶俐得很，早已经拖来一大捆干草，铺在地上。

这雨下得越来越大，陆陆续续的几天里，又有三三两两的人跑到这寺庙来避雨。廊下已经住满了人。

那刘婆婆自那日受惊之后，又淋了雨，连着几天的大雨，本来已经有些咳嗽，这几日更加沉重起来。

偏生滂沱大雨的，也没处请大夫去。昨天夜里，刘婆婆已经昏过去两次了，小刘娥哭得气都喘不过来。

此时也就在这庙中的后殿，一个大汉看着外面大雨仍在下着不止，大声咒骂：“格老子的，官家欺负人，大户欺负人，连这老天都欺负人……下下下，怎么不把这天塌了！”

他身后一个较为文气的青年走上前来，递给他一碗水道：“大哥，别生气了，咱们再慢慢想办法。”

那大汉哼了一声，道：“慢慢想办法，等你想出办法来，天时早就过了。阿顺——”他叫道，“咱们的货，可没弄湿吧？”

一个青壮的汉子应声笑道：“姐夫，你放心，我亲手用油纸包了好几层，雨下得虽大，还好咱们走得快，又遇上这座大庙。我看了看，只淋湿了外面那层油纸，里面的一点都没湿。”

那个文气的青年笑道：“李哥儿这些年调教得出息了，大哥放心，什么事交到他手里，办得妥妥帖帖的。”

那大汉长叹了一口气：“格老子的，这雨要是再下个几天，时间就来不及了。这春天的新茶，是一天一个价。外头的那些龟儿子是个什么德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黄金也能压成贱泥的。如今我们按时价收的货，再拖几天，到时候就不知道跌成什么样了。挣不了钱不说，这一趟走下来，反而要赔钱，这可都是老少爷们儿的血汗钱呀。不是我们这一趟趟地跑茶，家里那一亩三分地，是够吃还是够过？”

正说着，忽然自前殿传来呜呜咽咽的哭声。那大汉皱了皱眉头：“前面又在哭了，小计，跟我看看去。”

两人走到前殿，殿上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的人，左边角落里，一个老妇躺在

那里一动也不动，一个女童跪在一旁，凄惨无助地痛哭着：“婆婆呀——婆婆呀——”旁边一个少年低声地劝慰着。

那青年小计，却是上前低声询问了情况，回来告诉道：原来那老妇人前日带着这女童来躲雨，没料想受了风寒，一病不起，刚刚竟咽了气。可怜那女童小小年纪，这样的乱世如何能活得下去。

忽然间只听得一片惊呼，原来那女童哭着哭着，竟昏了过去。

那大汉抢上一步，抱起那女童，只觉得那女童浑身热得烫人，他翻开那女童的眼皮看了看，用力一掐人中，一边急声对身后的青年喝道：“小计，快去烧一碗茶来，放些姜末。”这边抱起那女童，到火堆旁边。

过了一会儿，一碗俨茶灌下去，那女童才慢慢醒来，脸色也好了许多。看了看旁边，哀泣道：“婆婆——”

在这空当儿时间，那大汉已经问明，这女童名叫刘娥，是这刚刚去世的老妇人的孙女儿，两人是蜀中逃难的难民。这少年名叫龚美，原是她们路上认识的，一路同行，互相照顾，倒生了些许患难与共的情义。

那大汉道：“这细妹子不是病，是饿昏啦，来，我们到后头去，还有点吃的。”说着，抱起刘娥向后殿走去，龚美也跟在后头。

喝了半碗粥下去，刘娥脸色好了许多，看着那大汉心中好生感激，忙磕头道：“谢谢大爷！”

那大汉扶起了她，大笑道：“啥子大爷小爷的，咱们都是穷苦人出身。我名叫王小波，你也跟大家一样叫我王大哥吧！”

龚美看在眼里，心中很敬重王小波，道：“王——王大哥，你真是好心人。”

王小波看了看左右情景，道：“这细妹子也只能跟了你啦，你有什么打算？”

龚美怔了半晌，才道：“我会点手艺，原本是跟着师父上东京去讨生活的。东京城是天子脚下，听说繁华无比，许多没活路的人，都去了东京。可是路上师父发虐疾死了，后来遇上刘婆婆她们。婆婆临死前托我照顾小娥，现在她无亲无故的，我也只好带着她一起上东京了。”

王小波拍了拍他的肩头道：“小兄弟，你虽然年纪小，难得心肠好，我很喜欢。这几天雨下个不停，等雨止住了，我们还可以同行一路。现在，咱们先帮你把刘婆婆埋了。”

一张草席，草草地葬了刘婆婆，龚美领着刘娥——磕头道谢。

王小波介绍着自己身边的人道：“这个，是我小舅子叫李顺，我身边的兄弟计



辞、张余。”

龚美感激地点了点头，心中默默地记下这几个帮助过他们的名字——王小波、李顺、计辞、张余。他不知道，这几个名字，会在将来的某一天里，震撼整个大宋王朝。甚至，千秋万代之后，仍被许多人深深记得。

夜深了，雨也渐渐地小了下来。

刘娥走出殿外，抱膝坐在台阶上，看着黑黝黝的天空。她才十三岁，然而，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使她此刻脸上的表情，不像是个十三岁的小姑娘。

计辞走了出来，看着她：“细妹子，你还没睡吗？”

刘娥摇了摇头：“我睡不着。”

计辞问道：“你在想什么？”

刘娥叹了一口气，说：“为什么我是个女娃儿呢？我要是个男娃儿就好了。那样，我就可以和龚美哥哥一起，跟着王大哥他们去跑茶。现在龚美哥哥为了照顾我，不能跟你们走，得带我到京城去找活路。”

计辞笑了：“女娃儿又怎么样？女娃儿也未必不能做大事，你看我们现在住的这座庙，是什么寺庙？”

“不是叫皇泽寺吗？”刘娥一回头，见是少年李顺。他来往多次，知道名字。

计辞点头道：“正是，你们可知道皇泽寺供奉的是什么人？”

两人摇了摇头，计辞道：“是女皇帝。皇泽寺供奉的，是则天大圣皇帝。”

李顺已经叫了起来：“我知道了，原来皇泽寺就是则天庙呀！”

刘娥怯怯地问道：“皇帝也有女的吗？”

计辞叹了一口气，道：“咱们这巴山蜀水，人杰地灵，孕育多少英雄豪杰呀！则天皇帝，就是出生在咱们这广元县。这皇泽寺本建于唐开元年间，就是为着纪念则天皇帝出生于此。”他站了起来，走到院子正中，站在一个石碑前，轻轻拂去上面的尘土，道，“这就是广政碑，是蜀后主孟昶亲笔书写，赞颂则天皇帝的碑文。当年孟昶作此碑文时，这皇泽寺气象宏伟，香火鼎盛。后蜀亡国，战乱频频，这里再也无昔日的气象了。”

两个少年，倚坐在石阶上，静静地听计辞讲故事：“武则天之父武士彠任利州都督的时候，有一天正是端阳佳节，他携夫人杨氏观赏龙舟竞渡，与民同乐。时值中午，原本万里无云的晴空，乌云骤起，天色阴暗，电闪雷鸣，飞沙走石，这时，蜃困江潭的乌龙一跃而起，直扑武府龙舟，杨氏夫人惊骇倒地，不觉有孕，乌龙则抬

头腾空奔西山而去。次年正月二十三日，杨氏产下一女，取名武照，也就是则天皇帝。相传杨氏分娩时，猛见霞光闪烁中彩凤飞绕武府一周朝东山飞去，后来民间就把西山称为‘乌龙山’，东山为‘凤凰山’，以示武府‘龙凤呈祥’之意。则天皇帝十四岁入宫，成为太宗皇帝的才人。相传番邦曾进贡一匹叫狮子骢的烈马，这马剽悍无比，无人能制。太宗自负纵横天下，马上打来的江山，居然也无法制伏此马，他很生气，就不信制伏不了这匹马。于是下旨说，谁要是能制伏这匹马，就有重赏。于是许多武士纷纷前来尝试，可是谁也制伏不了。最后，这匹马却让一个小女子给制伏了……”

刘娥抬起头来：“是给则天皇帝制伏的吗？”

计辞微笑点头：“是的。”

李顺好奇地问：“她是怎么样做到的呢？”

计辞道：“则天皇帝说，她只要三样东西，一是铁鞭、二是铁锤、三是匕首。先用铁鞭打，若是再不听话就用铁锤，若是铁锤也没有用，那么这匹马注定是不能为人所征服，于人无用，只有用匕首杀了它。”

一时静默，但闻着草虫的鸣叫声，这两个少年也仿佛随着计辞的话语来到了那个故事中。

过了很久，刘娥怯怯地问：“那时候，则天皇帝有多大了？”

计辞说：“这就是她刚进宫那年发生的事，她十四岁。”

刘娥怔怔地道：“明年，我也十四岁了。”可是则天皇帝的十四岁，跟她的十四岁，相差多大啊！则天皇帝敢在天子面前驯服烈马，可是她呢，却只是在愁着下一顿饭着落在哪里？

李顺也在沉思：“计先生，许多武士都征服不了的烈马，却叫一个小女子征服了，不是因为她武功有多高，而是她用对了方法，对吗？”

计辞点了点头。这个故事，在这两个少年的心中，足以影响一生。

刘娥想着，则天皇帝宫中驯马那一年，也是十四岁，明年我也十四岁了。原来只要努力，女人连皇帝也可以做。

李顺想着，怪不得古人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只要用对了方法，连一个女子也可以坐到皇帝的位置上，何况我辈堂堂男子。

每个人少年时，都会多多少少地听到过一些大人物的故事，都会涌起一种“当如是也”的感慨，时光流逝，也是这样度过了一生。

这两个少年，此刻的心，也与世上大多数听到大人物故事的同龄人一样，兴

